

关于日下部鸣鹤及其在中国的漫游

张 米 琪

Kusakabe Meikaku and His Meanderings in China

ZHANG Miqi

Abstract

Kusakabe Meikaku(1838-1922) was a famous calligrapher in the Meiji period of Japan(1868-1912). He began to sojourn in China in the spring of the 24th year of Meiji(1891). This paper discusses Kusakabe Meikaku 's trip to China. Based on the *Ukiyūsō* and *Meikaku Sensei Sōw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longitude and latitude of Meikaku 's roaming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eikaku and Chinese literati during his wanderings.

Keywords: 鸣鹤、中国漫游、交流、书法家

序言

日下部鸣鹤（1838-1922）也称日下部东作，字子旸，初号东屿、翠雨，后改为鸣鹤。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与中林梧竹、岩谷一六并称为“明治三笔”。

如今对于日下部鸣鹤的研究，主要有著书：中西庆尔《日下部鸣鹤伝》¹⁾、吉原太平《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²⁾。论文以其交游、书法风格、汉诗等方向为主，如杉村邦彦《楊守敬と日下部鳴鶴——近代日中書法交流史の発端》³⁾、内田诚一《日下部鳴鶴と杉聴雨の漢詩の応酬——東宮・嘉仁親王の彦根城行啓を讃えて》⁴⁾、太田刚《日下部鳴鶴の交友と思想》⁵⁾、中村史郎《新出の『学書骨髓』にみる日下部鳴鶴の書法論——用筆論を中心に》⁶⁾、香取润哉《台湾日治時代における日下部鳴鶴と門流書家の活動と影響》⁷⁾等。

以上研究虽然都有提及鸣鹤曾在中国漫游，但具体游历的经过并未有详细的阐述。本文意在探讨鸣鹤的中国之行，通过日下部鸣鹤《禹域游舛》⁸⁾、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⁹⁾所载的部分内容，试图还原鸣鹤中国漫游之经纬，并探究此次漫游中鸣鹤和中国文人们的交往情况。

一、日下部鸣鹤小传

以下，参考《楊守敬と日下部鳴鶴——近代日中書法交流史の発端》一文中“日下部鳴鶴の略伝”及《明治・大正・昭和書道史年表》¹⁰⁾，对鸣鹤的生平进行大致梳理。附录表格1为《明治・大正・昭和書道史年表》中有关日下部鸣鹤内容的总结。

日下部鸣鹤为家中次子，父亲是近江彦根藩士田中惣右卫门。鸣鹤于安政六年（1859）与彦根藩士日下部三郎右卫门的长女琴子结婚，此后便作为日下部三郎右卫门的养子改姓为日下部。

1) 中西庆尔，《日下部鳴鶴伝》，木耳社，1984年。

2) 吉原太平，《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日下部鳴鶴彰显会，1991年。

3) 杉村邦彦，《楊守敬と日下部鳴鶴——近代日中書法交流史の発端》，见《书学书道史研究》1994卷4号，第29页-第44页，1994年。

4) 内田诚一，《日下部鳴鶴と杉聴雨の漢詩の応酬——東宮・嘉仁親王の彦根城行啓を讃えて》，见《安田女子大学纪要》(48)，第1页-第10页，2020年。

5) 太田刚，《日下部鳴鶴の交友と思想》，见《四国大学书道文化学会》(4)，第43页-第102页，2008年。

6) 中村史郎，《新出の『学書骨髓』にみる日下部鳴鶴の書法論——用筆論を中心に》见《滋贺大学教育学部》(59) 第60页-第70页，2009年。

7) 香取润哉，《台湾日治時代における日下部鳴鶴と門流書家の活動と影響》见《书学书道史研究》2010卷20号，第57页-第79页，2010年。

8) 日下部鸣鹤，《禹域游舛》，山本丰发行，1919年。

9)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昭文堂，1925年。

10) 近藤高史，《明治・大正・昭和書道史年表》，木耳社，1985年。

安政七年（1860），鸣鹤效力的江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以及鸣鹤的养父在樱田门外被暗杀，鸣鹤由于并未同行得以幸免于难。明治元年（1868），鸣鹤作为徵士被政府招募，先后任命为太政官少书记官与大书记官，被大久保利通和三条实美所重用。也是在此时，鸣鹤开始居住于东京，并与众多日本书家开始有深入接触，其中就包括岩谷一六和松田雪柯。明治十一年（1878），由于大久保利通也被暗杀，鸣鹤于翌年辞官并开始潜心研究书法。

笔者认为，明治十二年（1879）是鸣鹤书道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其关于书法方面的主要事迹都是从此时展开。

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作为外交官来日，鸣鹤与岩谷一六、松田雪柯与之交往密切，共同学习探讨六朝碑刻书法。初期由于语言不通，大多是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交流，后成书为《八稜研斎随録》¹¹⁾。

明治二十四年（1891），鸣鹤渡海入清，到访上海、杭州等地，并先后与俞曲园、吴大澂、杨见山、吴昌硕等中国书家有所交往。被中国书家誉为“东海书圣”。

明治二十七年（1894），鸣鹤发起了书道团体“同好会”。明治四十年（1907），书道团体“谈书会”成立，鸣鹤作为干事之一加入。大正六年（1917），鸣鹤八十岁寿筵在东京日本桥俱乐部开办，后为纪念此次聚会，鸣鹤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建“大同书会”，并于同年创刊团体杂志《书势》。

大正十一年（1922）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葬于东京·世田谷豪德寺（井伊家的菩提寺），戒名为清闲院殿鸣鹤德音居士。

此外，从附录表格1中还能看出鸣鹤曾参与书丹众多碑文，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明治四十三年（1910）所书《大久保公神道碑》，内藤湖南撰《鸣鹤日下部先生碑铭》中有载“奉勅所书大久保公神道碑最为杰作。”¹²⁾ 据说此碑也是日本现存最大的楷书碑。其门生众多，也为日后鸣鹤的书法观念及书法风格的传播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鸣鹤在中国的漫游经纬

根据《明治·大正·昭和書道史年表》“日下部鳴鶴、上海・杭州に遊ぶ。（俞曲園・吳大澂・楊見山・吳昌碩らと交わり東海の書聖と評せられる。）”可知，鸣鹤的中国漫游始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三月春，其与俞曲园、吴大澂等中国有名的书家们会面交流书法，并被称为东海书圣。

1. 鸣鹤中国漫游的起因

通过《鳴鶴先生叢話》中“漫游年谱”可知，鸣鹤自明治十四年（1881）便开始在日本国内、国外各处游览，这一习惯持续至其晚年因身体不便才得以结束。而唯一一次的国外漫游选择游历中国，无疑是受到了杨守敬的影响。明治十三年（1880），杨守敬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到日本，日下

11) 日本书道教育学会编，《八稜研斎随録》，1969年。

12) 引自重野宏一《内藤湖南撰「日下部鳴鶴先生碑銘」訳注》，第166页。筑波中国文化论丛，第31号，2012年。

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与之共同探讨六朝碑刻书法，使碑学开始在日本盛行。与此同时，鸣鹤三人也成为当时日本碑学书风的代表书家。可以说杨守敬是鸣鹤于碑学书风上的启蒙者。所以在与杨守敬相识之后，为了能够更好的研究六朝碑刻，鸣鹤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亲自游历中国江浙地区，并与当时中国碑学派的书法家们有所交往，共同探讨研究铭文古器。

这段经历，鸣鹤在《学书经历谈》中也有提及：“明治廿四年支那ニ一遊シ……ソレカラ蘇州ニ到リ吳大澂ニ交リ。殷周秦漢ノ古器銘ヲ多々見ルヲ得テ。三千年外大小二篆の高妙ヲ窺ヒ。又楊見山ニ遇フテ。漢隸ノ法度ヲ聞キ。篆ハ圓勁古雅隸ハ方勁古拙を以テ極致ト爲スノヲ悟リ唐隸明隸ノ判然途ヲ殊ニシテ……。”¹³⁾ 鸣鹤认为此次在中国的漫游经历，由于看到了许多古器原件和作品真迹，使得他明悟了一些原本困扰他的问题，于书法上也有了极大的精进。

但十分遗憾的是，鸣鹤此次中国之行并未能够与杨守敬见面。“かんじんの楊守敬には残念ながら彼が病氣療養中であつたため再会は果たせませんでした。”¹⁴⁾ 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杨守敬卧病在床，所以二人没能相见。

2. 从《禹域游舫》看鸣鹤的中国漫游

鸣鹤将其在中国游历时所作诗篇汇集成《禹域游舫》一书，于大正八年（1919）六月十五日出版。关于《禹域游舫》，内容为鸣鹤手写的书作诗篇，共计12首。这些诗同时也被收录于井原录之助《鸣鹤先生叢話》中。

不过《禹域游舫》的后记在《鸣鹤先生叢話》中并未记载。后记写到：“竟山仁弟持此册来索余书 / 漫游吴 / 产作数首 / 塞责 / 正 / 戊午嘉平月下浣 / 八一老人野鹤。（印章有二：东作 / 草率）”¹⁵⁾ 其中东作是鸣鹤的本名，野鹤是鸣鹤的别号。后记内容说明了《禹域游舫》的成书原因，鸣鹤的门下弟子山本竟山来向鸣鹤求其墨宝，鸣鹤便将在漫游中国时所作的数首诗篇写在册子上送给了山本竟山，聊以塞责。且落款处为戊午嘉平月，这里的戊午年根据鸣鹤的年龄及漫游中国的经历推算为1918年，嘉平月则指12月，所以鸣鹤应山本竟山的请求，挥毫时间应在1918年12月，恰好是《禹域游舫》一书出版的半年前。此外，鸣鹤在文中写到“塞责”，自谦说自己只是马马虎虎的书写盼望指正，但观其书法的用笔章法，并不是敷衍而为。

以下，是对《禹域游舫》中12首诗篇的内容整理及分析。

①《辛卯之春将游禹域留别东京诸友作》

白头宁复愿功名，北马南船送此生。绝海浮查亦闲事，休言九万拟鹏程。万里乘槎何所为，不因画图不因诗。搜奇探古癖癖在，欲问祝融峰顶碑。岸花汀柳拂行舟，一曲骊歌引别愁。他日五湖烟水阔，春风吹梦到皇州。

13) 日下部鸣鹤《学书经历谈》第12页，清水书店，1916年。

14) 吉原太平《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第82页，日下部鸣鹤彰显会，1991年。

15) 日下部鸣鹤《禹域游舫》末篇，山本丰发行，1919年。

“禹域”指中国，由题目便可知此诗作于鸣鹤将出发去中国之前，目的是给在东京的诸位友人留念。而“辛卯之春”，对比鸣鹤的漫游年谱“廿四年辛卯、三月横滨解缆将支那漫遊、七月归航、八月东京着。”¹⁶⁾也正相吻合，同时还可明确鸣鹤是从横滨出发去中国。

②《招饮沪上诸文士于北徐园是日阴历三月三》

万里萍游入禹封，越云吴树一重重。名园诗酒拟修稷，也似山阴寻旧踪。清泉茂树绕闲庭，脆竹幽弦侧耳听。好会群贤足觞咏，此亭须署小兰亭。柳浦桃村处处同，玉兰花落荡春风。北园今日群仙集，唯少蓬瀛卖药翁。

此诗作于阴历三月三日，地点为上海的北徐园，此地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文人雅集的场所。由于鸣鹤三月才自横滨出发，所以此诗创作时间应为刚到中国不久。由此也可判断，鸣鹤到中国后的第一漫游地应为上海。根据诗的内容可知，鸣鹤到达上海后应是收到中国文人们的邀请，于北徐园相聚宴饮，此诗记录了宴饮时热闹的场景。鸣鹤在看到眼前的清泉茂树，听到耳边的脆竹幽弦，又同群贤觞咏，觉得此情此景正和东晋时的兰亭集会会有所相似，而身处的亭子也好似小兰亭。

③《金陵三首》

玉树金莲逝水流，胭脂井涸翠烟愁。六朝歌舞豪华尽，满目江山绕帝丘。
寒烟沙月夜凄其，满地荒凉剧可悲。今日秦淮河上宿，何人更诵牧之诗。
灯光酒影照水弦，春在风流太守船。桃叶渡头留韵事，江南花伴海东仙。

此三首诗作于金陵（今江苏南京），内容即为鸣鹤在南京的所见所闻，应是游览期间随性而作。通过诗篇内容可知，鸣鹤曾在南京夜宿秦淮河上，并遥想起杜牧所作名篇《泊秦淮》，感叹当时凄凉的氛围。

④《苏州舟中所见二首》

插秧未了夏将阑，沙际潮痕三尺干。五月今年天不雨，灌田处处转车盘。
布帆无恙受风行，水驿烟村二百程。一望金鸡塘畔路，林梢塔影认苏城。

这两首诗作于苏州，同样是鸣鹤在游历途中的见闻。“五月今年天不雨”一句可以判断鸣鹤到达苏州时应该已经是五月，距其来中国已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⑤《留园一轩署看到子孙家故及》

亭树临流树满园，林泉之胜甲吴门。名花开落人荣悴，只好留看到子孙。

16) 井原录之助《鸣鹤先生叢話》小传，第25页，昭文堂，1925年。

⑥《苏州沧浪亭》

石老池枯草似烟，沧浪亭子尚依然。荷花亦作黍离欢，坏壁尘龕僧独眠。

这两首诗均是鸣鹤在苏州游览时所作。前者作于留园，也称刘园，是苏州著名的古典园林，也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鸣鹤在诗中也大力称赞园林的景色，认为其山林泉水是吴门地域（苏州）的佼佼者。后者作于沧浪亭，依然是对所见景色的描绘。

⑦《次吴清卿见赠诗韵二首》

感遇偏忘客路难，周彝商鼎与人看。赏奇好古古交在，金石从来盟不寒。

病来自笑研池枯，偶写梅花瘿更臃。借问当年广平子，心肠铁石似君无。

此诗是鸣鹤为赠与吴大澂（字清卿）所作。内容记述了二人一起研究、探讨金石碑刻的场景。表达了对于二人能因相同的爱好而结交的喜悦。也是12首诗中唯一出现具体人物的诗。

⑧《游吴杂之一》

海上漫传书圣名，云烟落纸愧天成。浮槎万里求遗矩，千古东吴有笔精。

诗中的“书圣”是鸣鹤对吴昌硕的赞誉。且由于鸣鹤在中国漫游时结交了很多中国的文人学者，所以他也被中国文人们称为“东海书圣”。诗中鸣鹤在称赞吴昌硕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谦逊之态。

通过以上诗篇所记的时间、内容可知，鸣鹤三月从日本横滨出发，先抵达上海，并在上海受邀于北徐园同中国文人们相聚宴饮。后到达南京（金陵），游览了秦淮河等地。再之后到达苏州，时间应为5月左右，他在苏州不但游览了留园与沧浪亭，还与吴大澂结交，共同探讨金石碑刻。最后于7月返航，8月抵达日本东京。

3. 鸣鹤的中国漫游之紫云洞题名

有关鸣鹤在中国漫游的经历，井原录之助的《鳴鶴先生叢話》“谈话”章节中有“西湖紫雲洞の題名”条¹⁷⁾，内容是鸣鹤自述在西湖、紫云洞等地游览的相关经历。关于这部分内容，吉原太平《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中也有相关记述。此外，除《禹域游舫》所书诗篇，鸣鹤还作有数首西湖绝句，这其中的12首也被收录于《鳴鶴先生叢話》。以下将据此对鸣鹤的漫游经历进行补充。

除了《禹域游舫》中所提及的北徐园、秦淮河等地，鸣鹤还在西湖附近游览了十天左右。通过阅读鸣鹤自述“西湖紫雲洞の題名”及吉原太平《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一书

17)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第125页-第130页，昭文堂，1925年。

中的相关内容可知，鸣鹤由于有俞曲园的推荐，得以在游览西湖期间暂居于附近的昭庆寺，并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昭庆寺全称为大昭庆律寺，位于浙江杭州西湖畔，五代时期由吴越王钱元瞿创建，时称菩提院。当时由于昭庆寺刚刚经历战火重建，寺中几乎没有任何物品，所以寺中和尚恳请鸣鹤为寺中题字以作纪念。据吉原太平所记，鸣鹤的数篇作品应该还在寺中有存留，但目前现存的西湖昭庆寺已被改建，原址如今并不是寺庙，所以鸣鹤的作品是否还有保存目前无法确定。

在西湖游览期间鸣鹤去了著名的灵隐寺、飞来峰和紫云洞。紫云洞在当时便是游览圣地，洞中多刻有游人们的题名，于是鸣鹤在兼任本次向导的笔匠冯畊三的劝建下也书写了“大日本明治廿四年六月日下部鸣鹤来游于此”的隶书字样（图片1见附录，图片取自《鸣鹤先生丛话》第126页）。但在洞中石壁上镌刻的事宜当时只能交给灵隐寺的和尚，在鸣鹤返日后的数年间，由于无法与和尚取得联系，所以鸣鹤一度并不知道题名是否有刻在紫云洞。直到明治二十九年（1896），名为菊地默堂的日本画工拜访了鸣鹤。为了提升画技，学习南画（中国画）的菊地默堂同样渡清并游览了紫云洞，在那里他看到了鸣鹤的题名。由于菊地默堂入清的时间恰逢日清战争之后，且他的学识不足以支撑和人笔谈交流，所以他的中国漫游经历并不顺利。而当他终于历尽千辛到达心中一直向往的西湖，并在紫云洞看到了鸣鹤的题名时，顿时心中既开心又感慨。于是菊地默堂返日后便立即去拜访鸣鹤，并告知在紫云洞看到了其题名一事。之后鸣鹤通过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速水一孔的帮助，得到了多张题名的拓本。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鸣鹤自述他是在紫云洞挥毫，且菊地默堂也是在紫云洞中看到鸣鹤的题名，但据《信可乐也》（天溪会，西泠印社编《信可乐也》，1993年）书中所记，此题名如今是在灵隐寺飞来峰的观音洞中，与紫云洞并非一处。有关这一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将作进一步讨论。

根据鸣鹤紫云洞题名的内容“大日本明治廿四年六月日下部鸣鹤来游于此”，可知鸣鹤在紫云洞挥毫题名的时间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六月。前文已述，鸣鹤五月份到达并游览苏州，在那里与吴大澂结识。所以杭州西湖、紫云洞之行是在其游览苏州之后。

鸣鹤云：“余曾以西湖题名拓本。并题诗二章。赠亡友岸田吟香。吟香属大仓雨村。写飞来峰图。合装作幅。常揭书斋之壁。今也二友皆归道山。幅亦散佚不知所在矣。近者雲涯仁弟来东京。偶然购得比幅于肆上。持来示余。余一见惊喜。有邂逅二友之想。再见欣此幅之得归所。乃把笔记其由云。大正甲寅嘉平月鹤叟自署函盖。”¹⁸⁾ 此段内容写于大正甲寅（1914）12月，可知鸣鹤曾将一张紫云洞题名的拓本，外加其所作的两首题诗赠给了好友岸田吟香。后岸田吟香将鸣鹤题字的拓本、画家大仓雨村所作的飞来峰图、以及鸣鹤赠与的两首诗篇共同装裱为一幅作品（吉原太平先生书中将其称为《紫云洞题名（中国西湖）》，（图片2见附录），图片取自《彦根が生んだ明治の書聖日下部鳴鶴》（第84页）。在岸田吟香去世后这幅作品曾一度佚失，后几经辗转，偶然被来东京的鸣鹤弟子井原雲涯（井原录之助）所购得。鸣鹤再次见到此幅作品便追忆起已经亡故的两位友人，遂将这段经历记述了下来。

18)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小品文“西湖靈隱鳴鶴題名拓本並詩大倉雨村飛來峯合裝整幅”条，第13页，昭文堂，1925年。

鸣鹤赠给岸田吟香的两首题诗是西湖绝句中的其中两首，在“西湖紫雲洞の題名”中也有所记录（图片2）。以下为两首诗的原文：

“风吹萝洞水冷冷，云外猿啼松子零。山与伊人高万古，飞来峰下翠微亭。”¹⁹⁾

“冷泉亭畔过溪行，水石珊珊松籁清。也似雪泥鸿爪迹，紫云洞口自题名。”²⁰⁾

“萝”指某些能爬蔓的植物。“松籁”指风吹松树发出的自然声韵。“雪泥鸿爪”指鸿雁在雪地上留下的爪迹，一般比喻往事的痕迹。可知诗的内容记述了鸣鹤在飞来峰翠微亭和紫云洞的游览经历。

同时，鸣鹤所作的另外10首西湖绝句也揭示于此，内容多是在西湖游览时所见风光，原文如下：

“日日篷窗日日闲。梦魂飞入翠微间。遥青一抹好眉样。知是西施湖上山。
天影落波涵晓霞。断桥风色兴无涯。西湖四百亭台好。先访孤山处士家。
浅水笼云柳带烟。六桥掩映翠相连。晚来裙屐人归去。东浦犹留棹月船。
苏堤柳色晓烟匀。横截湖天向外分。南北双峰扫眉黛。六桥烟曳翠罗裙。
小娃两三荡兰舟。中有笙歌鼓贵游。惊起鸳鸯不成匹。翩翩飞过白蘋洲。
分明一鉴池中开。澄澈寒波不受埃。皎月光浮千万顷。朱栏影落几楼台。
碧瓦飘风苔壁欹。表忠之观草离离。停筇欲问当年事。寂寞斜阳锁断碑。
石兽无声祠树哭。岭云黯惨杜鹃飞。岳王坟下来凭吊。湖雨山风湿客衣。
放眼吴山最上层。浙江狂浪撼崚嶒。翻缘奇景添惆怅。禹穴天台未得登。
粉壁雕楼间坏墙。劫馀景物半荒凉。列朝天子宸题遍。犹见湖山保宠光。”²¹⁾

此外，鸣鹤此次漫游也受到多位友人的相助，其中主要有岸田吟香和冯畊三两人。岸田吟香是在清日本企业家，光绪四年（1878）在上海开设乐善堂药店上海分店，经营期间结识了一批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存有很多他联系日中书家、画家们的往来信件。而冯畊三是这次鸣鹤中国之行的向导，由于冯畊三曾在日本做过笔匠，且当时受到鸣鹤很大的帮助，所以听说鸣鹤来到中国，便立即推掉身边的工作来做向导以报答鸣鹤的恩情。

19)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第130页，昭文堂，1925年。

20)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第130页，昭文堂，1925年。

21)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第16页-第17页，昭文堂，1925年。

三、鸣鹤在漫游途中与中国书家的交往

1. 鸣鹤与吴昌硕

鸣鹤曾说：“吴昌硕の篆刻といへば近代名人の一人である、篆書は卓越したもので、畫もまた超逸の致に富む、吾輩は彼地に遊んだ時から交際して居る。”²²⁾ 鸣鹤评吴昌硕在篆刻、篆书方面是近代的名人之一，二人的初次结识便是在鸣鹤中国漫游期间。鸣鹤与吴昌硕的交往多有记载，例如西泠印社内立有《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图片3见附录）对二人的会面经过进行了详细记录。以下为碑刻释文：

“吴昌硕 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

伟哉！吴昌硕大人。先生作为清代文艺盛期最后之巨人，以芳悖 / 清雅之行事，非凡不易之书法，永放千古光芒。先生擅诗、书、画三 / 绝，加之篆刻雄伟多彩，诚不容他所追随，瞻仰高峰，令人惊叹，望 / 尘莫及。日下部鸣鹤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实现访华之夙愿， / 于杭州飞来峰刻石纪游。同时，东海书生最先结识吴昌硕，肝胆 / 呼应。文人墨客之金契立于此。

日下部鸣鹤由衷敬仰吴昌硕发现了近代书风之源泉，吴昌硕亦 / 赞赏鸣鹤之伟材，极称其书法。两人互咏，诗中鸣鹤颂吴曰：海上漫 / 传书圣名。吴则和曰：南天东海同游民。日中兄弟般慈爱如此，实令 / 吾等后辈欣慕。西泠印社乃吴先生之故里，不愧为书法文化之源 / 流，愿其永久垂范，训育后昆。今岁正当先师结友百年纪念，天溪会 / 谨垂额跪拜献此碑。

己巳岁春三月三日，日本国天溪会。

天溪会东京广尾信奉书法鸣鹤流 / 团结高声明净直席捲群少无余蕴。

会长冈村天溪，主事南鹤溪 / 受业川村真山。”

通过阅读碑文，可知此碑是由鸣鹤流的日本天溪会所立，时间为己巳（1989）春三月三日。虽然碑文中写到“今岁正当先师结友百年纪念”，但由于鸣鹤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在中国结识的吴昌硕，所以准确来说此碑建立时应为鸣鹤与吴昌硕结交98年之际。由碑文还可知，鸣鹤在中国最早结识的书家便是吴昌硕，二人相互敬仰，鸣鹤称吴昌硕为书圣，吴昌硕也称赞了鸣鹤的书法。且在鸣鹤返日后，也一直与吴昌硕保持着书信往来。

此外，鸣鹤还曾得到多枚吴昌硕亲自为他刻的印章。“次に「日下東作」の白文が出来た時に……日下東作といふ字が印によくないのだと、而かもそうして其むづかしい字をよく配置してある流石に名人だ。”²³⁾ 由于“日下东作”这四个字本身并不适合篆刻，可吴昌硕还是将其刻出并赠给了鸣鹤，由此也可以看出吴昌硕极高的篆刻水平。另外《鸣鹤先生叢話》“吴俊卿”条中还记

22) 井原录之助《鸣鹤先生叢話》“吴俊卿”条，第191页，昭文堂，1925年。

23) 井原录之助《鸣鹤先生叢話》“吴俊卿”条，第192页，昭文堂，1925年。

述了一件关于吴昌硕篆刻的趣事：吴昌硕曾刻“鸣鹤”二字印打算拿到岸田吟香的乐善堂赠给鸣鹤，但乐善堂却没有收到印章，一问吴昌硕才知道他没有能够进入店内所以生气的回家了。可岸田吟香是和吴昌硕认识的，不可能不让他进店，原来是乐善堂新来的小门童以为吴昌硕是来乞讨的老乞丐，所以在店门口就赶走了他。吴昌硕得知事情原委后解释道，他因为刻完“鸣鹤”印后觉得不太满意便去睡觉，醒来后豁然有了灵感便直接拿刀对印进行修改，而后由于太过高兴便穿着睡衣就去了乐善堂，这才让门童误以为他是乞丐。之后这件事便成为了当时文人们之间的笑料传播开来。

2. 鸣鹤与吴大澂

鸣鹤云：“吴大澂は学問深く篆書は近世第一人で、加ふるに人品高く、得難い人であった。其紹介者は我輩の東道をして呉れた陳明遠であった。”²⁴⁾ 鸣鹤对吴大澂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篆书称得上近世第一人，且吴大澂人品高洁更为难得。前文提到，鸣鹤与吴大澂的结交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5月苏州游历期间。鸣鹤曾先后两次访问了吴大澂，第一次鸣鹤见到了吴大澂所收藏的古铜器与拓本，其中以黻子鼎让鸣鹤记忆最为深刻，使其受益良多，第二次则观赏了古玉器，鸣鹤感慨竟能有机会亲眼得见书中所记载的玉器。“第一次に訪問した時には即ち古銅器を見せて呉れた……客齋の鼎の中が殷の黻子の鼎と称して居ったものが、第一の珍品で……第二次に訪ふた時には、古玉類を見せて呉れた……余も初て此玉器が世にある事を承知したことである。”²⁵⁾

在二人的交往过程中，鸣鹤与吴大澂还相互赠送了书法作品。“吴大澂が得意の篆書を書いて呉れた。吾輩は漢の西狭頌を臨書して贈った。”²⁶⁾ 吴大澂送给鸣鹤的是自己最擅长的篆书作品，鸣鹤则回赠了自己临摹的隶书西狭頌，吴大澂在收到书作后，在纸条上写了以下内容对鸣鹤表示感谢：“尊书隶法古雅、极得汉人遗意、西狭頌在甘肃成县愈穷狭、弟曾亲历其地、攀萝扪葛而上、手自摩挲。”²⁷⁾ 吴大澂认为鸣鹤的隶书非常古雅，深得汉代人的笔意，自己还曾经去过甘肃欣赏西狭頌的原石。

此外，还有题跋“吴清卿大澂墨梅诗画条幅”也可对二人的交往进行补充，原文如下：“明治廿四年辛卯。春夏之交。航清国。苏州客次。访吴清卿大澂。而观其收藏古器甚多矣。时清卿。写此幅见相赠。余作墨梅。次清卿诗韻。以题之聊谢其厚待云。大正丁巳冬日改装记其由。鸣鹤老人东作。”²⁸⁾ 此跋作于大正丁巳也就是大正六年（1917）冬日，因为条幅需要改装所以写此记录。由题跋内容可知，该条幅应是鸣鹤与吴大澂合作的书画作品，吴大澂作诗并书，鸣鹤画以墨梅。

24)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吴大澂”条，第186页，昭文堂，1925年。

25)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吴大澂”条，第187页-第189页，昭文堂，1925年。

26)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吴大澂”条，第189页，昭文堂，1925年。

27)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吴大澂”条，第189页-第190页，昭文堂，1925年。

28) 井原录之助《鳴鶴先生叢話》小品文“吴清卿大澂墨梅诗画条幅”，第9页，昭文堂，1925年。

题跋中记述了二人在清国的交往经过，表达了鸣鹤对于吴大澂的感谢。

结语

日下部鸣鹤作为日本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家之一，其中国漫游经历为日后日中两国的书法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渠道，使更多的日中书家能够有机会进行文化交流。通过本文的探究，可以大致梳理出鸣鹤在中国的漫游轨迹：明治二十四年（1891）三月鸣鹤作诗留别东京的诸位友人后便从横滨解缆出发，同月抵达上海，在上海于北徐园同中国文人们相聚宴饮。后在南京（金陵）游览了秦淮河等地。五月至苏州，游览了留园与沧浪亭。六月到达杭州，游览了西湖、灵隐寺、飞来峰、紫云洞等地，并且留下篆书题名。最后于七月返航，八月抵达东京。在漫游途中鸣鹤还与众多中国的书家有所结交，如最早结识的吴昌硕、苏州拜访的吴大澂等。期间吴昌硕为鸣鹤篆刻了名章，因想把作品尽快交付鸣鹤所以穿着睡衣便出门，还被门童当作了乞丐。吴大澂不仅邀请鸣鹤观赏自己收藏的古器拓本，二人还互赠了对方自己的书作。在鸣鹤归国后也一直与众多中国书家们保持着书信往来。

鸣鹤此次的中国漫游，不仅游览了江浙各地的自然风光，还结交了很多当时活跃在中国书坛的书家们。可以说鸣鹤是日中书家友好交往的典型之一，通过其中国漫游，得以窥见当时日中两国在书法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

附录：

《明治・大正・昭和書道史年表》中的日下部鸣鹤	
庆应4年(1868)	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成为徴士。 日下部鸣鹤来到东京，得到太政官大书记三条・大久保的信任，居住于平河町，并与邻居岩谷一六结交。
明治7年(1874)	鸣鹤、一六等人在安田老山的水石庄学习绘画。
明治9年(1876)	日下部鸣鹤御前挥毫。 以诗书画为主题的风流会开始盛行。日下部鸣鹤通过参加风流会，结识了川田甕江・长松秋琴・小野湖山・岡本黄石・森春涛等人。
明治10年(1877)	松田雪柯上京，与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结交。
明治11年(1878)	《安井息轩碑》在东京养源寺建立。川田甕江撰、日下部鸣鹤书。
明治12年(1879)	菰翁门下的松田雪柯在岩谷一六家中寄居，并开始和一六、鸣鹤共同研究古法。 由于非常信任鸣鹤的大久保甲东被暗杀，鸣鹤心中倍感悲伤遂辞官专注于其挥毫生活。 近藤雪竹拜入日下部鸣鹤的门下。
明治13年(1880)	杨守敬来日。鸣鹤・一六・雪柯与杨守敬共同研究书法（之后六朝风书道在日本盛行。此时正值8月，杨守敬与鸣鹤等人的笔谈内容记录于《八稜研斎随録》中。） 重野成斋・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等人在小石川后乐园招待了黄遵宪。
明治14年(1881)	第2回内国劝业博览会開催。书法部＝日下部鸣鹤等人入选。
明治21年(1888)	日下部鸣鹤游览飞騨高山。
明治22年(1889)	丹羽海鹤上京、在日下部家寄寓。
明治23年(1890)	渡辺沙鸥拜入日下部鸣鹤门下。
明治24年(1891)	日下部鸣鹤游览上海・杭州。（与俞曲园・吴大澂・杨见山・吴昌硕等人结交，并被称为东海的书圣。）
明治25年(1892)	井原雲涯通过海鹤的介绍拜入日下部鸣鹤的门下。
明治26年(1893)	奈良市谷川喜六、西南役・千岛舰沈没等战死者50回忌纪念碑在东大寺建立，日下部鸣鹤书。
明治27年(1894)	日下部鸣鹤发起建立同好会。
明治29年(1896)	中林梧竹将要返回佐贺小城町居住之际，前田默凤・金井金洞・日下部鸣鹤・岸田吟香等人在不忍池长酹亭为其开催送别会。 鸣鹤挥毫《论书三十首》。
明治34年(1901)	远城谦道师遗迹碑建立、日下部鸣鹤书。
明治35年(1902)	山本竟山去中国游学，通过鸣鹤的介绍师从武昌的杨守敬。 铃木云洞拜入日下部鸣鹤门下。
明治36年(1903)	日下部东作（鸣鹤）书「中等习字书」2册刊。

明治37年（1904）	美浓部氏碑建立、日下部鸣鹤书。 田代秋鹤拜入丹羽海鹤门下，从日下部鸣鹤处也多有受益。
明治38年（1905）	日下部鸣鹤书忠正公神道碑。
明治40年（1907）	谈书会创立。由岩谷小波·犬养木堂·阪正臣等人发起，另有中村不折·日下部鸣鹤·前田默凤等11名干事、400名会员。
明治41年（1908）	日下部鸣鹤接受天皇的诏令挥毫大久保公神道碑。（撰文写于明治17年。）
明治42年（1909）	木俣曲水拜入日下部鸣鹤门下。
明治43年（1910）	鸣鹤、大久保公勅撰碑挥毫<久保公神道碑>日下部鸣鹤正月执笔，7月完成搁笔，9月于青山墓地建碑。
明治44年（1911）	从三位岩谷君之碑、滋贺水口町大岡寺建立。撰文三岛中洲·篆额杨守敬·书丹日下部鸣鹤。
明治45年（1912）	通过日下部鸣鹤的周旋谈书会在神田锦辉馆开催。中村不折·近藤雪竹·前田默凤等84名出席。不折将新入手的唐代双钩地黄汤帖以下多数进行展览。（之后谈书会以每月2回例会进行活动。） 第2回东京劝业博览会开催。（美术部中新加入了书道。顾问为野村素轩·日下部鸣鹤。） 岸田吟香纪念碑，在向岛水神建碑。日下部鸣鹤书。
大正2年（1913）	大正兰亭会。由日下部鸣鹤、野村素轩、今泉雄作、正木直彦等人发起，兰亭修楔纪念会开催（东京·日本桥俱乐部）日下部鸣鹤作草书兰亭序。山口兰溪拜入日下部鸣鹤门下。
大正4年（1915）	吉田苞竹拜入日下部鸣鹤门下。
大正5年（1916）	重野成斋的碑于谷中天王寺墓地建立。小牧樱泉文·岛津忠重额·日下部鸣鹤书。
大正6年（1917）	日下部鸣鹤80岁寿筵（日本桥俱乐部、参会者200名、为纪念本次寿筵建立大同书会）（大同书会创立发起人有：日下部鸣鹤、田口米舫阪正臣、久志本梅庄、小林竹轩、松田南溟、比田井天来、辻香坞、丹羽海鹤、菊地惺堂、中村不折、高田竹山、滑川澹如、前田默凤、樋口铜牛、岡田起作、黑木钦堂、近藤雪竹、河井荃庐、仓林峦山） 《书势》（大同书会机关志）创刊（与《斯华的友》、《笔之友》共同成为明治到大正期间三本核心的竞书杂志。） 书诀：日下部鸣鹤述、池田常太郎编（文会堂）刊。
大正7年（1918）	川谷尚亭来到东京向日下部鸣鹤学习，在丹羽海鹤、比田井天来、松田南溟等人处也受益良多。 日下部鸣鹤书湖山小野先生墓碑（京都秒心寺）。
大正8年（1919）	日下部鸣鹤，挥毫熊野游草·耶馬溪六绝句行草书作品。
大正11年（1922）	日下部鸣鹤去世（年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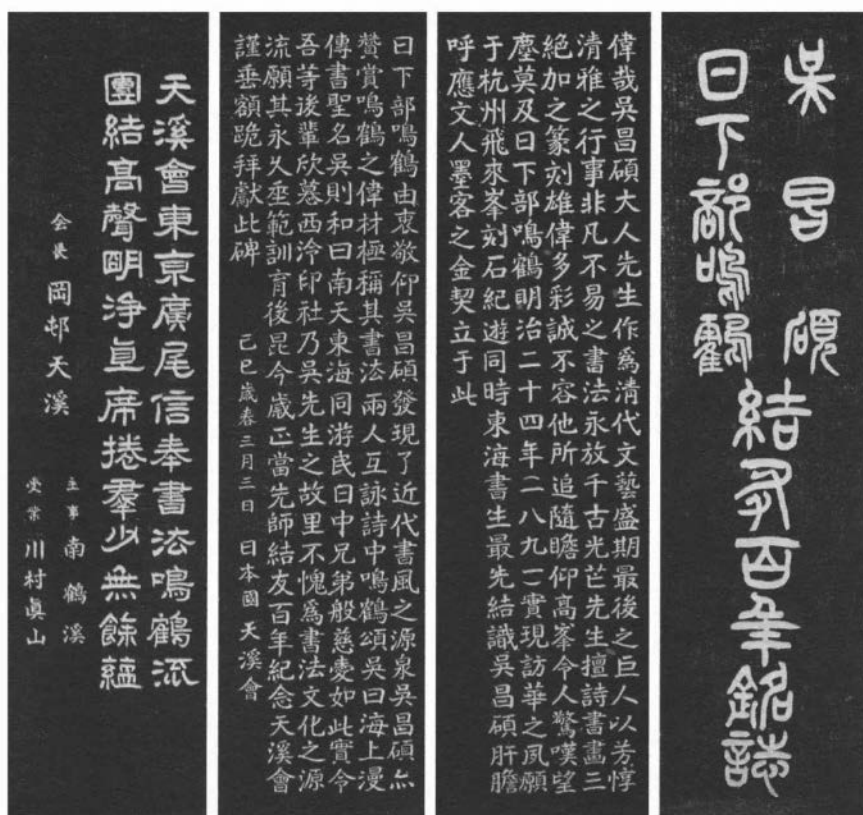
表格 1



图片1 紫云洞题名拓本



图片2 《紫云洞题名（中国西湖）》



图片3 《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铭志》